

蒋介石 王牌悍将

Z H A N G L I N G F U Z H U A N

钟子麟 著

张灵甫传

一个曾经卷入大革命洪流的热血书生；一个为确立国民党统治而奋力效命的黄埔军人；
一个舍身忘死抵御外侮的抗日功臣；一个为蒋介石冲锋陷阵而兵败身亡的内战先锋……
张灵甫，原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当年风靡全国的战争大片《南征北战》、《红日》中家喻户晓的那位风流倜傥而又骄矜顽固的反面军官，究竟拥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本书作者以史家客观理性的视角，通过翔实谨严的史料考证，描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张灵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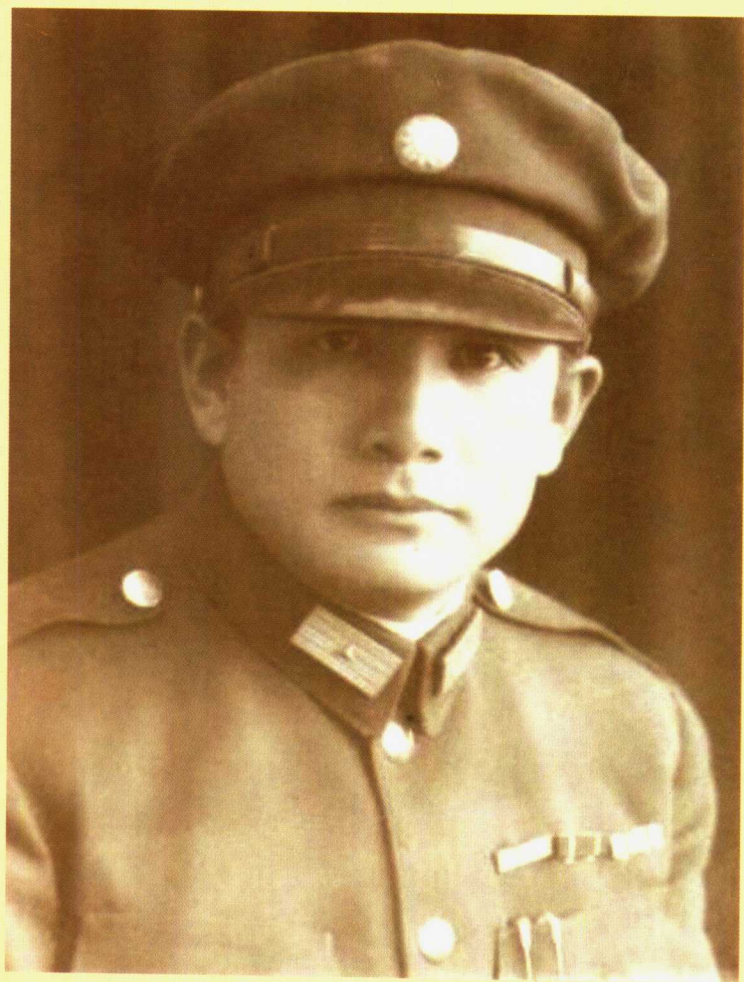
蒋介石王牌悍将 张灵甫传

钟子麟 著

团结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灵甫



1945年初秋，张灵甫率第74军赴南京前摄于长沙。



1946 年秋冬，张灵甫在第二次涟水战役前后。



1945年9月7日，第4方面军司令部进驻长沙后，司令部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属下的部队正在分散调往各地。图为第4方面军司令部和第74军若干高级将领在长沙的离别留影，前排左二张灵甫，前排右二周志道，后排右二赵汝汉（第4方面军副官处长）。



1945 秋冬，张灵甫与王玉龄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婚礼。

张灵甫与新婚夫人王玉龄和来
南京探亲的前妻之女高(张)慧君合
影 (1946 年春, 南京)。



张灵甫 (中) 与军中友人同游
黄鹤楼



1975年，邓颖超在北京会见王玉龄女士。



2003年8月，王玉龄女士、张居礼先生和原陕西省政协负责人在西安留影。



2005年9月，王玉龄女士和儿子张道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



2005年9月，王玉龄女士作为原国民党抗日将领张灵甫的遗属，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并受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本书中张灵甫及其亲友照片，均由其夫人王玉龄女士提供，特此感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书生到军人

第一节	东大村北门的张家	1
第二节	小才子遇上大师	8
第三节	北大生辍学从戎	12
第四节	黄埔四期生	21
第五节	初露锋芒	34
第六节	陌生的对手	46
第七节	川西北的缠斗	52
第八节	杀妻疑云	63
第九节	张灵甫与王耀武	75

第二章 抗日骁将“猛张飞”

第一节	苦战淞沪	81
第二节	血溅南京	92
第三节	重返豫东	101
第四节	张古山血染红	109
第五节	瘸腿将军	123
第六节	飞虎旗飘扬在上高	133
第七节	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	145
第八节	浙赣风雨鄂西路	156
第九节	常德的“辉煌军”	165
第十节	转战长衡	179
第十一节	陆大中将班里的少将	188

第三章 苏北,谁主沉浮?

第一节	班师回朝	201
第二节	不恋秦淮温柔乡	215
第三节	剑拔弩张	224

第四节	淮阴,昙花一现	236
第五节	棋逢对手——一战涟水	257
第六节	声东击西——二战涟水	277

第四章 日落孟良崮

第一节	鲁南警钟	293
第二节	“常胜将军”变“懒牛”	302
第三节	临蒙公路之战	308
第四节	谁在冒进	316
第五节	目标坦埠	326
第六节	上山	336
第七节	中心开花	348
第八节	弹尽援绝	354
第九节	张灵甫之死的“罗生门”	374
第十节	栏杆拍遍亦枉然	392

尾声	尘归尘,土归土	401
----	---------------	-----

本书参考资料	407
--------------	-----

后 记	414
-----------	-----

第一章

从书生到军人

第一节 东大村北门的张家

一

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

关中，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周围山峦起伏，函谷、萧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因位居雄关之中，关中因此而得名。

一提起大西北，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抑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其实，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就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腴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觭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可见一斑。这里南依秦岭为障，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外有雄关漫道，易守难攻，内有一马平川，丰衣足食，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从而有了“秦中自古帝王都”之说。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沔京之后，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的京畿圣地。自此，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

光绪末年间，西安市尚未单立，西安城区分属两个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当时的长安县府就设在西安的西大街。说起长安的历史，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著称，长安县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至今还留有仓颉造字台、沔镐遗址、西周车马坑、昆明池等遗址，就连乡民们的平常家居乃至随便砌垒的鸡窝猪圈，都还可能不时发掘出些秦砖汉瓦来，为当地的悠久历史凭添佐证。

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昔日的帝王京畿宝地终于盛极而衰了。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司马迁笔下的“膏腴沃野千里”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风光不再,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其后,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两年,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又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饥”。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此时又适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紧接着又被一路追杀,最后躲到西安避难来了。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故都迎来了久违的皇家,犹如回光返照,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但是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祸不是福,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清皇室在陕西一年有余,一应繁杂支取多由陕西供给,贫瘠的陕西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用以支付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陕西农民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要想在长安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简直是凤毛麟角,若论日子还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东大村北门的张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

东大村位于西安南郊,离城里大约五十华里,在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当时有村民近千户。村子的北头住着张氏两兄弟,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张家兄弟祖上的家世,现在已经难以查考,据张家后代的回忆,他们的祖辈世代在当地务农^①。张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但是两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田产传到两个儿子的手上并

^① 本章关于张灵甫的家世及其早年的情况,如未特别注明,主要依据笔者对张灵甫夫人王玉龄女士、长子张居礼先生和侄子张居正先生的采访。

没有几亩地,可以说家境贫寒。到了张氏兄弟这一代,两人勤勉吃苦慢慢撑起了一份薄产,总算摆脱了贫困,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兄弟两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相处和睦。几年之后,两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长子不离老家,老大张鸿儒仍居老屋,老二张鸿恩则分到了园子,人称“园子爷”。

论学问,张鸿恩比不上哥哥,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家里只够供老大一个人读书的缘故,张鸿恩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论种地,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张鸿恩自小与农田打交道,平时做事总爱琢磨个究竟,同样的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都称他是耕种状元。分家之后,张鸿恩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当地的穷人家养牛,富人家养骡子,张鸿恩虽算不上富人,却既养骡子又养牛,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十亩良田。别看地不算多,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在陕西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比邻县贫瘠的黄土旱地肥沃多了,地也就特别值钱。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

张鸿恩为人诚实本分,但生性并不木讷,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西北农民相比,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多年之后,他和大儿子在西安开起了米铺,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由于生意不错,后来米铺越开越多,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张鸿恩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土地扩展到了二百二十多亩,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他的晚年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这点身家,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他也被划为地主,此是后话。

说到地主,人们可能会联想起早年影视作品中的南霸天、周扒皮形象,他们骑在贫穷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弄得半夜鸡叫对农民盘剥无度,遭人痛恨。不过这种脸谱对张鸿恩显然是不合适的,像他这种不靠祖传,全凭自己奋斗创下一点家业的农民,一般仍不脱劳动人民的本色,凡事还是亲历亲为。他这个地主既不吆五喝六,也不斤斤计较,虽然也雇工,但对下人还挺体恤,在村子里有着相当好的人缘和口碑,再说他自己克勤克俭,也下田种地,收获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又多又好,村民们朴实得很,看重实在的东西,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张鸿恩既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自然就赢得

了村民们的敬重。

张鸿恩早年娶了亲，妻子名叫靖秀英。秀英人如其名，长得秀丽端庄，是一个贤惠的内当家，婚后不久，她和张鸿恩便育有一子，名叫张毓麟，字秀甫。就这样，不到而立之年，张鸿恩老婆孩子热炕头，既有家又有业，俨然是村子里颇为体面的人物了。有了这点家底子，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但相比那些在荒年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佃户农家，张家三口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的。

光绪二十九年，三年的大饥荒总算结束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8月里，正是一年中阳光最火爆的季节，一望无际的原野，在盛夏的骄阳下几乎被暴晒得脱了一层皮，田头的泥水踩上去满脚都是滚烫的感觉，就连最勤劳的农民，此时也只想躲在屋子里歇歇脚。

这天，张鸿恩也没去下地，他倒不是要在家里躲日头，而是他十月怀胎的婆姨又生孩子了，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也就是公历1903年8月20日。

孩子出生在三伏天里，酷暑难当，张鸿恩从婆姨手上接过小娃娃，顾不得抹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捧着土布包裹着的襁褓，对着刚出生的二小子左瞧右看舍不得放手。农家多喜男丁，孩子又生得浓眉俊目，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娃娃，也难怪张鸿恩乐得合不拢嘴。

这个当父亲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并不会想到，此刻在他怀里闭目恬睡的小娃儿，有朝一日会横刀跃马，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成为改朝换代后那一个“党国”里的著名悍将，深得中枢的倚重和宠信，只是他不惜献出忠心和生命捍卫的“党国”，最终却以很不光彩的形式，黯然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而他的誓死效忠，也随着失败者的历史，成了一段是是非非的尴尬记录乃至罪孽，他在父亲的晚年给家人带来光耀门庭的莫大荣耀，不久之后，这份荣耀又随着政权的更迭，变成了倒霉的阴影，笼罩在大陆的家人头上多年挥之不去，还连累他的几个亲人先后送了性命^①。

此时的张鸿恩当然不可能对四十多年后的祸福未卜先知，他只顾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

张家兄弟的下一代，孩子取名与字全都以“麟”字和“甫”字结尾，张鸿恩便顺着这个名号，给儿子取名钟麟^②，字灵甫。

^① 张鸿恩因受儿子张灵甫的牵连，于1953年土改期间自杀身亡，张灵甫的幼弟张安忍（阁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② 一些资料和出版物中误作“宗灵”或“仲灵”，皆系音误，张灵甫除原名钟麟外，并无其他别名。

这个张家的二儿子，就是本书的传主——张灵甫。

二

张灵甫的童年生活很少见诸文字的记载，有的话也仅是只言片语：“幼时与村儿嬉戏，习战阵，自任指挥，授以作坐进退之方，率能中矩。朋辈中偶有龃龉，经片语折中，罔不立效。……迨入学，聪颖异常，每试辄冠同曹。”^①

寥寥数语所浮现的一鳞半爪，仿佛是一张曝光不足的老照片，影影绰绰的画面，人物面目一片模糊，只有当他家人的片段回忆串联起这些吉光片羽，已经斑驳淡去的影像轮廓，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张灵甫的童年时代没有享受到多少的母爱，母亲靖秀英在他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撒手离开了人世，留下张灵甫和哥哥张秀甫小兄弟俩成了没娘的孩子。直到好多年之后，父亲张鸿恩才续娶了继母滕氏，继母过门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张灵甫从此多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翰麟和张阁麟，其中大弟弟张翰麟后来因肺病早逝，幼弟张阁麟比他小十多岁。所以他家成年的其实是兄弟三人。

在那个年代，一般农家的孩子不大会有什么时髦的玩具来陪伴童年，所谓“幼时嬉戏，多习战阵”，不外乎是小男孩们喜欢的官兵打强盗一类的游戏。既然能够自任指挥，看起来张灵甫在游戏中时常扮演一个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的角色。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身高马大，话虽不多却说一不二，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摄人威势，令别的孩子不得不折服，真要干起架来，一般也吃不了亏，游戏的结果，大抵是他这一伙人大喜而令别的孩子眼泪鼻涕大放悲声。也许就是在这类以拳头说话的好战儿戏中，他的小小心灵已经沉浸在令行禁止、敢作敢为的快感之中，初次尝到了好勇斗狠的胜利喜悦。

可以想见，靖秀英去世之后，张鸿恩起初几年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照顾田里的庄稼，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幼儿多加管教，只能让他们像野草一样在田野村头自生自长。儿童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时代来自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往往会在他的性格养成上留下最初的烙印，可是对张灵甫来说，由于生母的早逝，母爱慈仪几乎是一种空白的情感，母亲对他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

小男孩没娘管教，老是野在外面打架胡闹也总不是个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张灵甫已经到了该认字读书的年纪，张鸿恩便让儿子开始接受启蒙教

^① 《张灵甫“烈士”传》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